

旅人絮语

这片多情的土地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九)

■ 侯军

孙犁先生的编辑生涯，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除了进城以后，长期在天津日报“耕耘”报纸副刊的名牌老字号《文艺周刊》，其坐标还算相对稳定之外，此前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照孙犁自己的说法，是“向来萍踪不定”的——在冀中平原，在阜平山地，在抗战烽火中，在衣食不继时……孙犁先生又是怎么一边当记者，一边编副刊，还抽空搞创作的呢？近来重读孙犁，我一直沉浸在他那淡雅平实的文字中。我一直在寻觅着孙犁早期的编辑路径，一心想“探看”一下：他当年的“编辑部”是个何等样貌，他又是如何在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险环境中，编辑出至今还被新闻和文学史家们所看重的一篇篇佳作，一本本期刊的？

孙犁先生在1982年曾给朋友写过一封《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信中简要谈及他的“编辑阅历”：“我编过的刊物有：1939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1941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两种刊物，都系油印。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1946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1949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

那么，这些曾经发散在村镇山乡、机关部队的报纸副刊或文化期刊，又是怎样“编辑出炉”的呢？作为编者的孙犁，晚年曾多次忆起当年的实况——

孙犁参与编辑的第一份刊物，是油印的《文艺通讯》。在孙犁的《在阜平》一文中，他写道：“1939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员。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这应该就是晋察冀通讯社的编辑部了。孙犁在这里写下了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据我初步考证，这应该是全国解放区最早的一本新闻理论专著，也是当时晋察冀少有的铅印书之一。

不过，战争环境中，一个大机关是无法在一个大镇长久驻扎的，孙犁说：“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样一个小村庄恐怕容纳不下一个大的编辑部。因此，据我推测，这里应该就是孙犁等人编辑《文艺通讯》的

这片多情的土地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九)

■ 侯军

孙犁先生的编辑生涯，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除了进城以后，长期在天津日报“耕耘”报纸副刊的名牌老字号《文艺周刊》，其坐标还算相对稳定之外，此前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照孙犁自己的说法，是“向来萍踪不定”的——在冀中平原，在阜平山地，在抗战烽火中，在衣食不继时……孙犁先生又是怎么一边当记者，一边编副刊，还抽空搞创作的呢？近来重读孙犁，我一直沉浸在他那淡雅平实的文字中。我一直在寻觅着孙犁早期的编辑路径，一心想“探看”一下：他当年的“编辑部”是个何等样貌，他又是如何在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险环境中，编辑出至今还被新闻和文学史家们所看重的一篇篇佳作，一本本期刊的？

孙犁先生在1982年曾给朋友写过一封《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信中简要谈及他的“编辑阅历”：“我编过的刊物有：1939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1941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两种刊物，都系油印。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1946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1949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

那么，这些曾经发散在村镇山乡、机关部队的报纸副刊或文化期刊，又是怎样“编辑出炉”的呢？作为编者的孙犁，晚年曾多次忆起当年的实况——

孙犁参与编辑的第一份刊物，是油印的《文艺通讯》。在孙犁的《在阜平》一文中，他写道：“1939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员。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这应该就是晋察冀通讯社的编辑部了。孙犁在这里写下了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据我初步考证，这应该是全国解放区最早的一本新闻理论专著，也是当时晋察冀少有的铅印书之一。

不过，战争环境中，一个大机关是无法在一个大镇长久驻扎的，孙犁说：“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样一个小村庄恐怕容纳不下一个大的编辑部。因此，据我推测，这里应该就是孙犁等人编辑《文艺通讯》的

当我从栈道上走过时，前方的天门洞被两侧刀削般的山峰所护佑，朵朵白云缠绕其间，宛若仙境之门。

■ 毛庆明

少时读《边城》，我就有很强的代入感。总把自己幻化成翠翠，那个西水边的美丽女孩。及至年岁渐长，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逐渐淡去，而故事依托的背景——居住着33个少数民族的湘西，却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我。

——

车抵凤凰城，已是华灯初上。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苗家边寨完全隐没于夜幕，只留下LED灯勾勒的轮廓，闪着廉价的光。沅江两岸的吊脚楼里，处处笙歌，每隔三五米，就有穿着民族盛装的游客男女，在专业摄影师的指导下，与沅江一起入画。然而这满城灯火，却吝于分一盏给沈从文故居前的幽静小巷。就连矗立着《凤凰》雕塑的中心广场，也是漆黑一片。真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不过说到《凤凰》雕塑的作者黄永玉老先生，可真是一个豁达有趣的凤凰本地人。凤凰本是神鸟，艺术作品中的凤凰，多是鸡头燕颈，身披五彩霞衣的俊逸形象。而黄永玉先生的《凤凰》，则特别写“实”，一眼望去，活脱脱一只大火鸡。想起老先生年初为兔年设计的邮票，偏偏画了一只纯蓝色的“兔子”，一对“折耳”，前爪分明是一双“人手”，被众多网友诟病“辣眼睛”。对此，年近百岁的老先生淡然回应：“画个兔子邮票是开心的事，兔子大家都会画，也不是我一个人会画，画出来让大家高兴，祝贺新年而已。”

——

整个张家界景区很大，不过缆车起始站就设在市区，景区内则有超长电梯运行，所以全程游览下来，还是很轻松的。然而完善的辅助设施也对自然地貌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比如掠过我眼前的一座貌似黄山“梦笔生花”的奇峰，上面就硬生生地浇筑了一个硕大的钢筋混凝土水泥石墩，作为缆车运行的支撑。

张家界奇峰耸立，怪石嶙峋。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大山里新绿初绽，尚未形成万木葱茏之势。再加上雨水偏少，不仅单鹫难觅只有细流涓涓，连高大的千年红豆杉林，也似是蒙了一层薄灰。

——

景区内当地老乡拎着橘子叫卖，5元钱三袋，我扫码付款，老乡递给我橘子就走，等我发现没扫成功，老乡已走到5步开外。我赶紧喊住老乡说：“你怎么也不看看我付款成功没有？”老乡笑：“自家产的无所谓。”记得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人与地》里说到沅水上游产橘，且民风淳朴，外地人路过橘园想买橘子，橘园主人却是管吃不管卖：“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

2000多年前楚国逐臣屈原，乘了白木船，沿沅水上溯，见到这大片的橘林，方写出不朽名篇《橘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今这人和树，依然寄生在这片土地上，衰老的死去，新生的苗起。

——

芙蓉镇原名王村，因拍摄电影《芙蓉镇》而改名。严格来说，这里不是村也不是镇，而是一个土家族居住的寨子。2000多年前的土司将行宫建在了悬崖上，木质殿堂式建筑，飞檐翘角、吊脚长垂、错落有致，与对面崖壁上悬挂的瀑布遥相呼应，可称美学与实用成功结合的范例。土司制度鼎盛于元、明、清王朝的土家族聚集区，后消亡，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讲述的就是最后一个土司的故事。这本书的极大价值，就是用故事的形式将一段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记录并留存下来。

走进芙蓉镇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润湿了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彼时的江南，正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时节，而雨中的湘西边寨，美中却带了一丝清冽。走进石牌坊边的米豆腐店避雨，要了一碗甜口米豆腐和一个咸蒿粑粑，甜咸相得益彰，口感好到爆，索性又加了一个甜蒿粑粑。正吃着，街角拐过来一个旅行团，在石牌坊前停下了脚步。年轻的导游指着石牌坊上的“贞洁”二字，跟游客介绍说这是中国第一座贞节牌坊，是秦始皇所建。我在一旁听得真切，惊得目瞪口呆。想那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使用小篆。这石牌坊上“贞洁”二字，虽说是繁体，但明明是凹文小楷。贞节牌坊始建于秦始皇不假，但那座牌坊叫“女怀清台”，位于重庆长寿区龙山寨。眼前这座牌坊，其实是拍摄《芙蓉镇》时做的道具。

——

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此刻，我只想把阿多尼斯的这首诗送给你——辛追夫人。在你的和我的眼睛之间，是流动了2000多年的华夏文明。

——

从湘西回来意犹未尽，常常回想。当我从栈道上走过时，前方的天门洞被两侧刀削般的山峰所护佑，朵朵白云缠绕其间，宛若仙境之门。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或驾机，或翼装飞过，抑或踏着那九百九十九级云梯登临，梦，从此启航。

——

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对编辑《平原》杂志，孙犁先生也曾做过详细的回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工作，辞谢了。

孙犁所辞谢的这位女同志，就是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柳溪。在给《柳溪短篇小说选集》所写的序言中，孙犁颇笔写到了她当时的“编辑部”：“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捐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和座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孙犁说：“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排编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

1962年8月，也就是在受命编辑《平原》杂志的15年后，孙犁先生为朋友抄录来的第三期《编后记》，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回忆这段难忘的“编辑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编辑部”，与前面所说又略有不同，显然，他从报社的“捐门洞”又“转移”到一户农家——“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墙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暑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遥想当年，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曾不无自豪地写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句，而孙犁先生在多年之后，忆及自己这间“烟熏火燎的小房间”时，似乎也是不无自豪，且满含深情。因为，在这个小小编辑部里，当年也曾是名贤会聚，集一时之盛也。

读文至此，不禁神往。

四

回程的当天上午，我是必定要去当地博物馆的，更何况是坐卧马王堆汉墓展的湖南博物馆。看展的票三天前就预约妥当，心情一放松，早上就睡过头，待我匆匆赶到湖博，满打满算，也只剩45分钟的参观时间。无奈，我只好放弃了所有展馆，只看马王堆藏品展。

然而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虽然展出的只是一小部分，45分钟的时限也是捉襟见肘。仅仅第一展室里辛追夫人墓室里的精致的随葬品，就让我惊掉了下巴。衣服是丝质的，有着好看的图案，用陶制的香薰炉盛满各色香料，烘干的衣服上附着主人喜欢的香味；食物素有各类时鲜瓜果蔬菜、荤则包罗天地下水里的珍禽异兽鱼鲜。展品中还有一个雕有花纹的木质漆盒，内置游戏用的博具。穿美衣、享美食、玩游戏，没有内卷内耗，倒是符合我的“躺平”想法。不过辛追夫人遗体被发掘时，体内还有未消化的甜瓜子，研究表明夫人死于食甜瓜引起的胆绞痛，导致心肌缺血。看来，过古人的慢生活，享现代医学的福利，才算完美。

辛追夫人的遗体陈列在出口处不远的自动扶梯边。辛追夫人去世时大约50岁，出土时尸体保存完好，肌肤仍有弹性。但由于挖掘过程保护不当，躺在水晶棺中的辛追夫人看起来有点面目狰狞。古墓的发掘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料，另一方面也对文物本身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目前考古界只对古墓做抢救性发掘。

“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此刻，我只想把阿多尼斯的这首诗送给你——辛追夫人。在你的和我的眼睛之间，是流动了2000多年的华夏文明。

——

从湘西回来意犹未尽，常常回想。当我从栈道上走过时，前方的天门洞被两侧刀削般的山峰所护佑，朵朵白云缠绕其间，宛若仙境之门。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或驾机，或翼装飞过，抑或踏着那九百九十九级云梯登临，梦，从此启航。

——

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对编辑《平原》杂志，孙犁先生也曾做过详细的回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工作，辞谢了。

孙犁所辞谢的这位女同志，就是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柳溪。在给《柳溪短篇小说选集》所写的序言中，孙犁颇笔写到了她当时的“编辑部”：“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捐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和座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孙犁说：“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排编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

1962年8月，也就是在受命编辑《平原》杂志的15年后，孙犁先生为朋友抄录来的第三期《编后记》，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回忆这段难忘的“编辑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编辑部”，与前面所说又略有不同，显然，他从报社的“捐门洞”又“转移”到一户农家——“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墙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暑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遥想当年，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曾不无自豪地写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句，而孙犁先生在多年之后，忆及自己这间“烟熏火燎的小房间”时，似乎也是不无自豪，且满含深情。因为，在这个小小编辑部里，当年也曾是名贤会聚，集一时之盛也。

读文至此，不禁神往。

燕国立国800多年，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期，数次迁徙，建都五处，而琉璃河遗址是燕国最早的都城，也是北京3000多年时光的源头所在。

追溯北京的时光源头

■ 岳强

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北京的历史有多久？这一问题答案，在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琉璃河燕都遗址被找到。燕都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为燕国初期的都城所在地。

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厅的墙壁上，我看到一张《燕国大事年表》。根据这张年表记载，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即封同父异母的兄弟召公奭于北燕。因召公留在周武王身边辅佐王室，他的长子姬克代父前往封地，建立燕国，营建燕都，并成为燕国第一代君主。而那座被称作“燕都”的古城，便是最早的北京城。就是说，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的起始点，为公元前1046年。

镇守北疆，营建燕都

在距离燕都遗址不远的一个路口，我被要求停车登记。保安员面无表情地说：“遗址正在挖掘，不能参观。”登记完毕，他转而又说：“遗址博物馆可以参观，内容挺丰富的。”其实，对一个考古门外汉来说，与其去挖掘现场，不如去博物馆。在资料翔实，并且陈列有出土文物的博物馆里，也许可以揭开更多谜底。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修建在琉璃河遗址上，金字招牌两端的墙体上各嵌有一块汉白玉石碑，一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琉璃河商周遗址”，另一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中，琉璃河遗址不仅发现了城址，还发现了宫殿区和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大量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这些成果，都能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看到。

博物馆院落中间宽阔的草地上，兀立一尊青铜器皿，鼎或者鬲。从博物馆门口回望院门，那尊青铜器皿后面的白色墙壁上，有一行醒目的金字——鼎天鬲地，受命北疆。

所谓“鼎天鬲地”，意在谐音——顶天立地。鼎和鬲均为古代烹任器皿，均有三足，但鬲足中空，更便于加热。鼎有两耳，而鬲在商代前期无耳，后期边沿上有两个直耳。从材质来看，鼎为青铜，鬲有青铜制作和陶制两种，青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鼎庞大沉重，寓意王位或帝业，除了烹煮食物，还是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而鬲相对较小，煮饭以外，基本没有特殊含义。就文字记载而言，鼎始见于甲骨文，那是商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而鬲始见于甲金文，那是青铜时代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叫钟鼎文。鼎天鬲地，借助文字谐音，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与顶天立地的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可谓匠心独具。

周朝初期实行分封制，将周王的宗亲和功臣谋士封到各地担任军政长官，以防止商朝残余势力兴风作浪，达到“以藩屏周”、有效统治广大被征服区域的目的。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地处北部边疆的琉璃河燕都成为燕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燕都古城西北是高山，东边为湖泊，地势险要如壶口，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就难以入侵。

燕都古城这道坚固的屏障，使中原地区的安宁有了保障。燕都的选址，可见古人的智慧。据考古学家推测，当时，以这座古城为中心的燕国疆域，北至永定河南岸，南到白洋淀的任丘和满城一带。

等级分明，各居其所

在博物馆宽敞明亮的展厅里，一位穿碎花衬衫的美女一边观看橱窗里的文字和图片，一边轻声对旁边的同伴说：“燕都建得好，是因为设计巧妙。”同伴颌首。

燕都修建之前，规划为若干区域。先是夯筑城市外墙，然后在城内修建房屋、宗庙和宫殿，各个区域均有专门道路相通。据史料记载，燕都古城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墙分为内护坡、主城墙和外护坡三部分，墙体上窄下宽，断面呈梯形。主城墙厚2.7米，内外护坡与主墙厚度达11米，以黄土分段夯筑，夯层坚实。护城壕沟的宽与深各2米，沟里的水引自大石河。建成后的燕都，结构布局严谨，街道经纬分明。

燕都分为宫殿区、祭祀区、平民居住区和手工作坊区。宫殿区位于城中心偏北，临近北城墙。据



徐建军/摄

小院